

中国少数民族文库

北魏前期
政治制度

BWQQZHZZHD

严耀中 著

吉林教育出版社

史 篓 主编

中国少数民族文库
北魏前期制度

严耀中 著

吉林教育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文库 北魏前期政治制度

严耀中 著

责任编辑：房海滨

封面设计：王劲涛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787×1092毫米32开本 7.25印张 6插页 124 000字

发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000册 定价：3.60元

印刷：长春新华印刷厂 ISBN 7-5383-1063-0 / K · 21

内容提要

北魏前期政治史上有着许多新鲜而独特的东西，如六部与八部、内行官、三都、中书学、新民、均田制、都督与幢将等等。这表明北魏前期的政治体制作为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结合物，具有胡汉相糅、合中有分的二元结构。在北魏定都平城的100年间，这种体制使北魏保持着强大并继续扩张，也体现着社会的冲突与发展，并且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统治中原的范例，在后来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因此，观察和分析北魏前期政治制度的利弊得失，及其日后的改制，对于研究鲜卑以及一系列入主中土的少数民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本书从行政、军事、经济、刑法、宗教等诸方面系统地介绍了北魏前期社会及政治制度的特点。关于史料相对甚少的这段历史，前人虽已作了不少研究，但对其政治制度全面地加以描述与总结，本书可以说是开始了一个新的进程。

编者的话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和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库》的编辑和出版，是为了汇集各族学者、专家对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新的研究成果，从不同侧面反映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面貌及其对祖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以满足读者能较深入地了解少数民族某些专科性问题的需要。经过文库各书作者和吉林教育出版社的努力，希望它的问世将对揭示各民族历史文化内涵的深度和广度，丰富祖国的历史文化宝库，促进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挥一定的作用。

文库所收内容，包括：研究现在的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的著作；研究古代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著作；各少数民族的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传记；综述国内外对我国少数民族研究情况的著作。

竭诚欢迎对文库提出批评和建议，敬希学术界和各方面人士对编好出好这套文库大力扶持。

史 纠

1986年4月1日

目录



第一章 继往开来政治体制	(1)
一、鲜卑民族和拓跋政权	
二、双重奏——北魏前期政治体制的基调	
三、北魏政治制度在历史上的地位	
第二章 分部制——演变中的拓跋政权的	
基础	(26)
一、分部制——拓跋社会的基本结构	
二、演变进程中的几条线索	
三、六部与八部	
四、分部制消失的前奏	
第三章 内行与外朝——别开生面的北魏	
行政中枢	(50)
一、外朝——逐步发展中的行政机构	
二、分庭抗礼的内行官系统	
三、分中有合的内外朝关系	
第四章 对被征服者的多重管理	(77)
一、分权互督的地方官制	

二、特殊郡县的设立	
三、“新民”的实质	
四、宗主督护制的由来	
五、专役户的强化	
第五章 内重外轻的财政体系	(106)
一、内朝财务——部落公产的遗迹	
二、低水平的外朝经济机制	
三、不可或缺的多种屯田	
第六章 刑法的泾渭分合	(125)
一、拓跋社会早期的刑法状况	
二、曲赦的秘密	
三、“三都大官”及其地位	
四、司法体系的封建化	
五、地方的司法权力	
第七章 前期兵制的内外外	(151)
一、武力的核心——内行武官统率的禁军	
二、镇戍兵和镇戍体系	
三、地方兵制与城人	
第八章 别具一格的封爵制	(175)
一、爵位——身份与权益的标志	
二、五等封爵制争议的实质	
三、有实无名的封爵——领民酋长	
第九章 宗教特色与政治	(194)

- 一、祭祀系统中的拓跋特色
 - 二、准国教地位的道教
 - 三、灭佛与崇佛的政治动因
- 结语 北魏历史的转折点——太和改革……… (216)
- 后记

第一章

继往开来政治体制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期奄有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是北魏。它的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具有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的混合形态。犹如在平静的湖水中注入一股激流，传统悠久的封建政体因此而显得丰姿多采。在十六国基础上创新的北魏制度，不仅对周、齐、隋、唐深有影响，而且开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先河，因此也是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史上重要的一源。

一、鲜卑民族和拓跋政权

鲜卑这个民族的名称，在先秦就已经出现了。《楚辞·大招》：“小腰秀颈，若鲜卑只。”《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蕘，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这个模糊的东方民族是否与后来鲜

卑族有什么关联，没有现存的史料可加以任何说明。只有“小腰秀颈”的描绘使我们从后来鲜卑骑服形象中看到一些隐约的联系。

后来跟中原发生密切关系，并在其间建立政权的鲜卑，被公认为古称东胡的后裔。《三国志·鲜卑传》注引王枕《魏书》说：“鲜卑亦东胡之余也，别保鲜卑山，因号焉。”关于鲜卑之名的由来，除了得之于山的说法外，还有其他解释，如说是胡服中带钩的大腰带称“犀毗”或“鲜卑”，后来就称着此服的东胡族为鲜卑；或说鲜卑原系一种瑞兽之名，马长寿在《乌桓与鲜卑》一书中还推测此兽即是四不象，该族奉其为图腾而亦得为族名。

魏晋以前鲜卑的兴衰跟匈奴的强弱密切相关。秦汉之际，正是由于匈奴在北方称霸，鲜卑对于中原人民来说，成了一个若隐若现的民族。他们被匈奴武力逼驱到辽东，甚至远到大兴安岭地区，并被胁迫为匈奴的臣属。东汉以降，随着匈奴的分裂和日益衰弱，鲜卑、乌桓等东胡族得以进占匈奴故地那滋养游牧民族，使之兵强马壮的北方大草原，才与汉帝国结邻，“始通驿使”^①。光武帝后期，偏何是当时第一个受中原王朝抚纳赏赐，愿为汉效力击北匈奴的鲜卑首领，他也是首先膺有“鲜

① 《后汉书》卷90，《鲜卑传》。

卑大都护”的銜名。^①都护是汉制中的職官，这也可說是鮮卑族受到中原传统政治制度影响的起始。

东汉和帝永元五年（93），将军耿夔大破匈奴，北单于逃走。当时北方草原上残留的匈奴余部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鮮卑，鮮卑由此渐盛”^②。鮮卑在领有匈奴遗留下来的土地和部落的同时，也继承了它的历史地位。在此后约500年内，作为北方最大的少数民族，鮮卑和汉族政权时战时和，或胜或败，有分有合，恩恩怨怨地共同经涉了历史长河中并非很短的一段，最后如百川归海，在华夏民族熔炉中，同化为一家。

公元2世纪中叶，鮮卑首领檀石槐建立了一个从辽东到敦煌的游牧大国。他立庭于弹汗山歛仇水（今河北尚义附近）上，将国分为三部，从右北平（在今河北平泉）以东至辽东的20余邑为东部，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在今河北怀来）的10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今属甘肃）为西部，各置大人统领。他那种控制国家的形式，对以后鮮卑的政体，有着长远的影响。

从汉末到两晋，中原大地上的祸乱接二连三，如党锢之祸，黄巾起义，军阀混战，三国相争，二朝禅代，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等等，阴谋和流血的悲剧在刀光剑

① 参见《后汉书》卷20，《祭遵传附祭肜传》，及《通鉴》卷44，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条。

② 《资治通鉴》卷48，汉和帝永元五年条。

影下演完了一幕又一幕，几乎没有宁日。不断的争战和杀戮，再加上时有发生的自然灾害，使中土人口急剧减少。魏晋间可统计的人口不过700多万。城乡都残破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空旷着的荒芜沃土吸引了正在蓬勃发展的鲜卑等族，他们也开始向中原学习农耕，开辟穄（小米）田，不仅仅是专吃牛羊肉了，于是农业经济在他们内部滋生出来。而农业文明的甜头，又加速了他们南下徙移的过程。

鲜卑族从东北到北方草原，再进入黄河流域，在不太长的历史时间内经历了几种类型不同的区域，与各族人民相处和合的能力因而就显得特别强。于是在前期，它的人众就象滚雪球般地膨胀着。瞩目于两晋间，已可见到不少鲜卑各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慕容氏所建的前燕、后燕、南燕、西燕；乞伏氏所建的西秦；秃发氏所建的南凉等，两晋之间的段部和宇文部也构成了很强的势力集团，有力地影响着中原政治态势的演变。这些政权主要建立在农业区域，因此必然要采用一些适用于农耕经济的汉晋官仪。但由于它们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立国的时间都不长，不可能全部摆脱游牧组织形式的羁束。它们彼此情况参差不齐，所创立的胡汉混合的政体也各有异同，这些都给后来的北魏政权留下榜样和借鉴。

作为鲜卑的一部，拓跋族在尝试形成自己的政权上

不落人后。公元310年拓跋猗卢在今山西北部和内蒙古中部建立了代国，并筑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城为北都，修故平城（今山西大同）为南都。比十六国中最早的，由匈奴族刘渊建立的汉国（前赵的前身）和突厥族李特建立的成国（后改国号为汉）仅晚了6年，充分表示了拓跋族在政治上的勇气与成熟。

或许这和拓跋族在生存斗争中勇于开创新天地的经历有关。拓跋族的发祥地在东北大兴安岭山脉的东端，1980年来文平等考古工作者在当地找到的曾作为祭祀祖先之庙的石室——嘎仙洞，就是明证。在那里拓跋族初步进入了文明社会。《魏书·序纪》中第一位有名可稽的该族首领是所谓“成皇帝”毛。据说他“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魏书》的记载原本于流传在拓跋族中的祖先史迹，纵使有所润色和夸大，当也基本符合那时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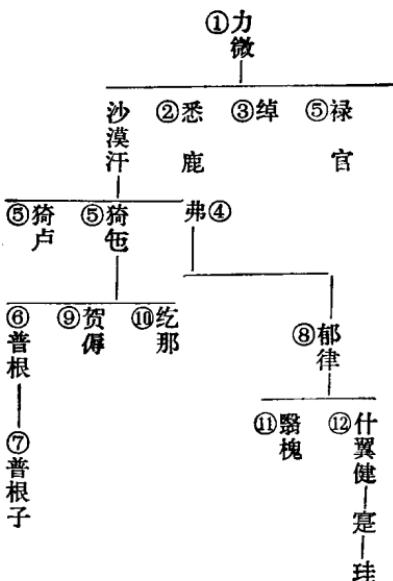
可是拓跋人并没有满足于在这“幽都之北”所获得的光荣，而是渴望追求新的更高层次的生活。他们把其中一位首领，即毛的五世孙称为“推寅”，鲜卑语意为“钻研”，因为他敢于带领族众离开深山密林的祖居地去寻求新的发展。据一些专家认为，他们首先来到满洲里附近的扎赉诺尔，呼伦湖一带。在那里他们认识了通向北方大草原的路，以及更远处的文明。因此被称为第二推寅的“献帝”麟又命其子诘汾率众继续南移，经过

“山谷高深、九难八阻”，终于到达了匈奴故地，获得了生存发展的充分机会。其时大约在公元2世纪末。诘汾子力微平伏了附近鲜卑各部，“诸部大人悉皆欵服，控弦上马二十余万”^①。在其晚年曾与曹魏和亲。此后曹魏与鲜卑，“聘问交市，往来不绝”。农业文明之风开始源源不断地吹入这远道徙来的古老民族。

《魏书·序纪》中的诸帝名号是后来追加的。他们虽然作为游牧行国的首领，但并不具有真正皇帝的权威，直到力微在位第39年时，白部大人没有来参加祭天，“于是征而戮之，远近肃然，莫不震慑”^②，开始将首领的权力染上专制的色彩。其实在第二推寅之前，恐怕并非全是血缘上的世袭。后来在拓跋族中传说力微是由率众徙移到新地域的诘汾和天女所生之子，又说天女还预言其“子孙相承，当世为帝王”^③等。此或许暗示着血缘相传的继承制至此才完全得到确立。即使在此后，兄弟间横的继承关系似乎也多于父子间相传之直的关系，见表一。表中的继承关系，如从封建帝制的角度上看，当然难于理解，因为这中间颇有些氏族社会中“立贤为君”（确切说应是立强者为君）的味道。但毕竟已置于力微一系的血缘范围内，表明了拓跋国家在权力组织上的进展。

①②③ 《魏书》卷1，《序纪》。

表一：拓跋早期首领世系表



在表一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拓跋禄官等“三帝”并立的有趣现象。早在第二推寅拓跋隣时，也曾“七分国人”，即将本族之众中分出七支交与他七位亲兄弟率领，自立姓氏，名为纥骨氏、普氏、拔拔氏、达奚氏、伊娄氏、丘敦氏、侯亥氏。它们与拓跋隣自率的拓跋氏合称鲜卑八族。其所以要如此分族，是因在早期社会中宗族繁衍的情况下，此为扩大部落力量之举。由于雁北和内蒙草原十分适合拓跋氏的发展，至拓跋禄官时“财畜富实，控弦骑士四十余万”^①。禄官可能仍想以古旧的方式

① 《魏书》卷1，《序纪》。

来应付族众猛增和本族势力空前发展的局面，于是他就分国为三部，将中、西二部分给二位侄子率领，自率东部。拓跋国家发展史上就出现禄官、猗卢、猗苞三“帝”并列的现象。

然而历史的发展不可能是单调的重复，对拓跋族来说，不仅农牧混合的雁北等地同过去的生存环境很不相同，而且紧贴着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并处于百舸争流的民族发展的大竞争机会中。这就必须改弦更张来适应新的形势。拓跋行国的三鼎立局面仅仅维持了13年，禄官死后第三年，他的侄子猗卢“遂总摄三部，以为一统”^①，从而朝集权化国家的方向迈进。

猗卢一统拓跋后的第八年，即公元310年，他接受了晋愍帝的代王的封号，“置官属，食代、常山二郡”^②，这就是前文所提到的代国的建立。应该指出的是，代国的设置并不是拓跋国家形成的标志，因为它早已处于形成的过程中。说得确切些，代王的称号以及属下一些官职的设立，只是拓跋国家接纳封建政体的里程碑。《魏书·官氏志》说：“魏氏世君玄朔，远统□臣，掌事立司，各有号秩。及交好南夏，颇亦改创。”名义上成为晋帝属下的封国，无疑是交好南夏的突出一步。模仿晋王朝的标准设置官属，又在拓跋国家组织自身完善化的道路上注

^{①②} 《魏书》卷1，《序纪》。

入了新的成份，从此它的政治体制建设在新的轨道上发展了。

需要说明的是，公元376年代国的倾覆主要在于外因而不是内因。当时符坚的前秦在王猛的辅佐下，由于政策得当，正欣欣向荣，国势日盛，先后灭掉了前燕和前凉，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北方，且有勒马饮江，一统天下之势。仅踞西北一隅之地的代国，凭藉有限的资源力量，不管其内政国况如何，似乎都难以匹敌。民族亦一如个人，生命之流的发展也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犹如奔腾的江河被两旁的堤岸所规范。而外界环境中不乏有称之为偶然的东西。一个蓬勃发展的小国碰上一个野心勃勃正在扩张的大国，可说带偶然性的时遇却有着必然性的结果，这正是历史的任意着墨处。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当时拓跋族正朝气蓬勃，生机盎然，挫折与打击只是使前进的道路曲折而已。机遇有坏也会有好，当强大的前秦帝国成了明日黄花时，拓跋族重新崛起的时刻来到了。仅仅过了10年，到了公元386年，乘着淝水之战使前秦崩溃的良机，拓跋珪使祖业东山再起，建立了北魏。从而翻开了拓跋民族史上新的一页。

史学家们一般地都把北魏建都在盛乐及平城这段时间称之为北魏前期，即从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86）至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迁都洛阳这100余年。此